莊簡集 八

莊簡集卷十七

宋 李光 撰

題跋

跋李丞相所作傅[illegible]真贊

[illegible]國忠義[illegible]公像置其上軍事判官東陽鄭剛中[illegible]來詳矣江西安撫大使李丞相復寄示其詞宏偉簡嚴若亂大[illegible]洛落落相望蓋將友其人於千載之上無愧矣嗚呼士固有其死不幸生於危亂之

縑素斷爛乃甚於前畫或疑其非真然富公親筆眷眷如此斯人豈欺世者哉紹興丁巳前十月會稽李某謹題

跋蔡君謨茶録

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於斯

題富鄭公奏議

鄭公奏議畧覽一二篇如聽咸池九韶之奏亦可見仁

此書其間所居僻遠一旦老少疾恙難致良醫按方治療無不愈者雖門類不多而包括殆盡信奇書也自兵興以來北人多流寓二廣風俗漸變有病稍知服藥不專巫祝之事予謫居于瓊偶與郡守論近世方術之妙無出此書者遂欲刊行因以所藏本授之庶遐方異域知醫藥之可恃稍加崇信則禨祥禱解之風不攻而自破矣紹興癸亥二月初吉上虞李某題

跋陳元達鏁諫圖

予觀陳元達鎖諫圖劉聰震怒於上元達慷慨陳說有不屈之狀劉氏手疏倉皇切諫庭下二人雍容救解其人物態度各有生意予頃仕中朝嘗見此本今傳摹雖多而不失真是可貴也劉聰盜據中原愍懷蒙塵之後海內痛憤忠義之士扼腕切齒義不共戴天況肯北面臣事之乎或者以此責元達不知所託昧逆順之理以為邀時幸禍者是大不然元達本後部人方居貧隱約時為元海所知而聰尤顯用之其忠於所事未為不順

書法弊壞之時莫有知之者今三衢尚有仲嘉子姓及碑刻而程俱致道亦善論書今皆亡矣予來海外昌化許覲善書其大父珏雖商人而喜與士大夫遊東坡先生與之甚厚作酒子賦贈之其父某遂累取鄉舉為南遷官好收古法帖其淵源所來亦遠予與之往來至熟覲作字不俗然但知學東坡書粗得其形似而不知藉公之書自二王諸人來故予嘗勉覲力學以古人為師法然後知東坡字畫有所宗也後生作字若知用筆意

便如王謝家子弟縱使不能端正而氣韻自覺超勝也予久處荒裔如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紹興乙亥九月下澣許子偶攜此卷來為跋其後

跋所書華嚴經第一卷 紹興丙子冬

紹興辛酉冬予得罪南遷幼子孟傳生纔六年未能從行今二十一歲矣蒙恩近欧郴江一日書來寄華嚴經一卷曰鄉僧法久募士大夫如經之數各抄一卷自念八十之年目昏手顫字畫攲斜貽笑同社復憐其勤懇

之意不忍違之晨起盥手焚香日課纔三百字凡十八
日而畢重惟此經所説華嚴重重世界不可思議而吾
家長者所著合論發明至理尤為簡妙嗟乎世人流轉
無量生死昧其本心如吾父子隔闊既久忘其面目一
旦相見即日豁然既知是父歡喜悲涕更無可疑亦如
善財童子一念發心頓無能所自覺自悟本來是佛豈
不了然哉

示孫文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粱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羨慕之心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温室洞房窈窕則思顔子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飯蔬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子路衣敝緼袍之温若能置吾言於座右常作是觀庶免鄙夫陋人之稱見賢思齊見不善惕然自省則可入聖賢之域古人不難到顧力行何如耳

效莊周句法

藾子瞻幼年未讀莊子因過外家程氏架上有南華真經問此何書知莊周書也公且飯且讀因喟然嘆曰吾昔年有見于此中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自是凡意所欲道筆端悉能達之其為文雖不剽其語而源流血脉多自莊周書來如云白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脫豫且之網能七十二鑚無遺策而不能免刳腸之患及作顏樂亭記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

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韓文公廟碑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怒能馴鰐魚之暴而不
能弭皇甫鎛之謗如此等語未易槩舉此正詩人所謂
奪胎換骨法也

書李林甫傳後

上嘗諭侍從令各舉所知踰月遂以姓名奏上人不過
二人有旨並引對宰臣秦檜曰士人稍衆欲止令堂中
審察量才與差遣予曰陛下以久在東南用江浙士大

夫多前日面諭侍從令舉北方士人臣竊見侍從搜訪中原流寓之士已具名奏上若各引對陛下觀其人才察其議論然後諭宰相量才擢用庶幾仰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孫近揣檜意不樂乃進曰近報藍公佐等使金國回將入境大議未決朝廷多事侍從所薦幾四十餘人皆遠方小臣何用一一引對予曰更在陛下裁處上意稍不懌卒不引對今日偶觀李林甫傳事頗相類猶恨林甫傍無一孫近為助耳

捨黃蘗裴公真像 并偈

宣州廣教禪寺實唐裴公故宅黃蘗道場二公像設存焉氣韻森嚴筆法簡古予守郡日命工摹得之顧私家不能嚴淨適通公律師訪予五松山一見若有宿契因請留寘鐵磬堂或曰靜凝學徒皆宗律教以南山為祖師得無異議乎予曰不然禪律二宗本相因依後學末師妄自分別昔寬禪師謂白樂天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于口為法得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故如來所說大乘諸經以文殊為問答之首者皆明法身妙慧之門以普賢為問答之首者皆明妙智之萬行諸佛菩薩皆依此二尊者以為師範然後成菩薩之極果虎如來之上乘豈有二哉通公志行苦卓識趣超然禪律並行不相留礙其必有得於此矣恐諸衲子尚有疑情對大衆前復說偈曰　君看鐵磬堂前像恰似文殊對普賢更着白須裴老子夜深同聽祖師禪

予作此文通公蓋嘗刻之石矣字畫既不工又鐫刻

失真師意每悵然予以紹興乙卯仲春赴官雲川師
追餞至上虞臨别猶惓惓要予書且囍石以俟仲秋
幾望其徒仲珣法嗣遣淨人持書至平江言師以七
月五日示寂坐逝嗚呼師雖學律而於少林宗風尤
所通解蓋已超然神遊八極之外矣無足深悲者適
予友人鄒德久相過因道師行業之美相與感歎德
久書實當今第一篆真行各臻其妙庶幾師之名託
此以不朽也五松居士李某題

祭馬伏波文

維靈當東漢之初遨遊二帝君臣定交立談之際帝欲征蠻在庭孰先公雖老矣矍鑠據鞍紛紛謗傷過若風雨名垂日星照映終古某之心跡唯公可知遷流萬里落天一涯孤帆漲海寄此一身其卒相之庶幾有神尚饗

寒食享祀祝文

伏以心存梓里每懷霜露之悲身處瘴鄉久潤蘋蘩之

篤雖關山之有阻隔念寃氣則無不之輒竭愚忱躬陳
菲奠具仕積善在己受禄於天鄉黨推仁子孫蒙福恩
深顧復雖愈久而不忘報在烝嘗豈阨窮而敢怠牲牢
肥腯酒饌潔豐蘋蘩南來恍若音容之如在叩頭北望
不知涕淚之無從尚饗

先兄二十五承事祝文

生也不辰死因無後每緣霜露之感難忘手足之情神
如有知歆此家饌

莊簡集卷十八　　　　宋　李光　撰

祭文

祭江郎中子我文

士有隱居求志而志不獲就行義達道而道卒不伸嗟嗟子我實惟其人文章氣節邁往絶倫傲睨公侯心慕隱淪跌宕文史若將終身我初識公嚴瀨之濵白鬢紅頰藜杖幅巾抵掌笑談豪氣如雲憤世嫉邪羣嚚狺狺

立言雖多意終在民嗚呼哀哉公之志操凜不可奪救
護衆生甚於饑渴不知公者見謂强聒數對便朝詞直
意豁人謂才疎公豈迂闊嗚呼哀哉公在奉祠我處田
里詩文往來曾不我鄙期公對牀放浪山水豈謂奄忽
賫志永已嗚呼哀哉人之處世不過百年生死輪囬情
感愛纏孰如子我去住蕭然神游八極心徧大千嗚呼
哀哉我守永嘉攜孥南奔道過鴈山巋然孤墳懷想清
標精爽如存我欲有言叫號莫聞憮怳徘徊寓哀一尊

嗚呼哀哉四海之内孰非弟昆過者必酹奚必子孫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龍圖柔直文

維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丁巳朔二十七日癸未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虔州府君龍圖張公柔直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材夫豈偶然或負其器業可為世用而卒于不試或已試不盡而中道夭閼者古人皆歸之天嗟嗟柔直忠信孝友雖武夫悍卒皆知

其賢曷豐其德而嗇以年嗚呼哀哉我初識子傾蓋握手惟其純誠持以悠久故雖蠻貊可行虎豹可馴麋鹿可友其臨民馭衆雖敎條不設而民之愛之如父如母嗟嗟世人厭常好奇任數設詐謂人莫知謂民可罔謂君可欺孰如柔直胷懷坦夷貌如其心燥濕莫移嗚呼柔直早厠英躔中遭放逐既跌復振晚剖符竹藹時休聲如漢龔遂化被獷俗弄兵潢池賣刀買犢子之云亡邦失良牧如晉羊祜郡民巷哭行者望碑墮淚濡目嗚

呼哀哉我來江西實總甲兵入境之初書來歡迎孰謂奄忽遂隔幽明雙親在堂二孤惸惸我亦老矣朋舊凋零寓詞千里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公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徽猷閣直學士給事胡公之靈惟昔仲尼生于衰周志不得伸褒善貶惡困于獲麟中遭禁錮微詞久堙晚學末師莫覩其真

天生碩儒邁往絶倫强壯潛心白首知津發明綱領芟夷荆榛我為諸生識公成均道與世違衆說日新衡山之陽寂寞之濱皷吹六籍若將終身晚遇聖主堯舜是陳入侍經筵獻替咨詢排斥異端誅擊亂臣據經守正羣嚚狺狺一斥不復竟至沈淪泰山其頹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嗟我與公跡疎心親我出公入有如參辰琅然書詞誨言諄諄公既有子付以斯文死生旦暮曾何足云緘詞千里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昌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九月戊辰朔初八日乙亥具位李某令遣虞候陳武以酒食之奠致祭於故吏進義尉副孫昌之靈惟丁未之初汝方事予實二十年武林之變犬狼豺虎戈矛滿前奔逃竄伏晝夜擁護脫予饞涎予之得罪臺輿皂隸散如雲煙汝獨萬里梯山航海從予南遷嗚呼哀哉豈謂汝之一病藥石非效竟至沉綿汝之生也能自刻勵抄經坐禪令其死也必不泯默

葬于縣之雙雁鄉乾溪之原是時予在國學每以不及
見為終身恨大觀四年庚寅遽聞叔達以六月二十八
日卒予又竊禄河東自甲申距今七年而君夫婦相繼
不幸吁可傷哉况予與君為姻契蓋有不可解于心者
其生也既不得數與君遊其死也又不得臨尸而一祭
此重為可傷也叔達家世儒者少孤而立天性和易居
家遇人與待交遊初終一心不為踈昵厚薄故其死也
親故無有怨議既無愧于生死矣方吾妹之亡君始過

冠遂無復有繼室意平居藴藉有蕭灑出塵之趣故其死也脱然如有所之復何愧于夭壽邪享年二十八諱彦達叔達其字也曾祖政祖偕父易皆隱德弗耀以明年政和改元三月三十日合葬于吾妹之域從先卜也生一子歲周而殤先瘞其母之側予聞君訃得其死之詳故其葬也述此以見其傷君之情且以紀其歲月云

將仕郎晉州岳陽縣尉兼主簿專切教閱保甲管勾學士李某書

杜府君墓誌銘

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輦唐末習開元禮以本科出身仕至太子少保贈太師五季之亂南渡至會稽樂其風土因居焉正獻祁國公以直道相昭陵清節照映一世於君為伯祖曾太父遠不仕祖父式右朝議大夫父調宣德郎娶莫氏遂為餘姚人生七男子悉使從師友皆嶄然有立君即第五子諱縝字伯玉宣德君既捐館舍生理益落君方少年能自刻厲讀書晝夜不息應鄉舉又

試於開封崇寧中朝廷以舍選取士君亦入鄉校雖累占優等卒皆不售及既有子則慨然曰吾平生苦志而不偶者命也則盡以其所學授其子師旦師旦又能克成其志力學有聞負笈遊上庠一時名士多館致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蓋將大君之門使君姓名益顯雖師旦之賢亦君善教之功也結廬近郊得江山之勝浮沉閭井間有以自娱客至未嘗不飲一枰之上不知日之既夕也鄉鄰有緩急叩能隨力賑貸師旦榮歸君喜

甚為丈戒之畧皆忠信孝友立身行已之大節當以祁公為法可謂知所訓矣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甲辰葬于山陰縣迎恩鄉若竹小塢之原從先塋娶莫氏生三子長即師旦今為從政郎新授饒之餘干令次師望舉進士次師奭早卒女二人長適韓師堯次適鄉貢進士顧大陸翰林學士臨之孫氣節學問凛然有祖風君之將葬師旦從予求銘數矣然不止益勤義不可辭於是叙次其平生

而系之以銘銘曰　杜自祁公正直匪躬其源既深其流則豐君生孔艱稽古不逢教子雪恥將大厥宗小塢之原水遠山崇從先人居永閟幽宮

左承議郎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升字潛道明之鄞人曾祖德祖澤皆隱德不耀父渭以君登朝累贈宣教郎君九歲而孤母守志鞠養稍長告以汝父長者嘗拊汝當為儒君因發憤讀書晝夜不息遂博通經史下筆為文簡而有法元豐間朝

廷以經術取士君兩預鄉薦大觀已丑遂中進士第釋
褐授廸功郎主宣之涇縣簿攝水陽鎮郡太守累稱其
賢而未薦也或曰盍求之君曰彼知我而不能薦我為
下寮不求為可知二者胥失也考滿丞溫之樂清裨贊
縣政而彌縫其失政有大不便者君力爭不能得則歎
曰予不負丞令長其可負百姓乎水陽瀕大江素有水
患君去纔旬日水輒大至去樂清未幾巨盜竊發焚掠殆
盡官吏多遇害君慨然顧謂妻子曰造物于我厚矣始

吾讀書姑成先志爾今年踰六十二子相繼登科吾尚何求哉因掛其冠得左宣教郎致仕以歸遇淵聖皇帝及今天子登寶位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叙封妻史氏為孺人孺人有淑德孝順勤儉能以禮法自持夫婦白首相待如賓子孫侍側雍雍如也人皆榮之先君十年卒諸子卜明年庚申正月丁酉奉君之柩合葬於四明之梅嶼從治命也君任真自得遇人無貴賤貧富一以誠當官任職未嘗擇所向蓋無入而不自得也予與秉

纍實太學同舍生嘗至其家見君頎然而長髮鬢垂白
貌溫而氣清方精力強壯内懷止足之計不待及期而
浩浩然勇退雖古高人勝事何以加之所居環堵竹樹
蕭然家事有無一不以介意晚益蕭散諸子卜居擇勝
得小溪之芝山君欣然從之浮沈里巷閒芒鞋野服
間從方外之士遇興輙往一枰之上忘懷得失不知歲
月之老也喜怒哀樂禍福利害之端了無足以動其心
者享年八十有五未嘗有疾一夕奄然而逝莊周所謂

不究其禄舉世無知者且持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高所為行狀請銘於予因附以所聞而為銘曰
芝山峩峩水泠泠中有隱者逃其名少時力學通羣經
老不釋卷博且精平生所修身中誠持身接物心和平
忘懷得失寄一枰遺棄軒冕浮雲輕自然壽考身康寧
何必辛苦棲巖扃叩門道士心通靈飛神杳眇遊青冥
羽衣翩仙朝帝庭琅函金字標龜齡臨行一念超凡情
脫然視身如郵亭子孫蕃衍天可憑積善家衮生公卿

年會朝廷以舍選取士移其籍以歸久之復不利即所居築室買書以教子聚宗族鄉黨子弟不問踈昵講説經史責課程皆聳然知化君性至孝雖飲食起居未嘗忘親治居第首嚴祖廟不以便燕私之適堂室奥址規模與世俗異登其門者皆怳然自失奉養至儉薄田廬所入僅足餬口而遇人急難極力極救雖焦首濡足不悔也鄉鄰仰以喪葬婚嫁與病而醫藥者甚衆以是生理益落君為之不少變蓋急義樂施出于天資或以為

過君行之愈力嘗曰吾損已以益人雖過于義庸何傷
已酉冬敵犯明越惡少相煽而起幾徧山谷君挺身諭
止之士族避地竄逃顛沛君與之周旋調護恩若骨肉
真可以託死生者鄉人爭訟多就評曲直君每折以理
法皆洒然而返不以干有司聞人一善若己有之或少
有過差必正色詰誚雖其尊屬憚若嚴父師惟恐君之
聞也方士有以奇藥爊黃金術授君忽夢若有告者曰
君欲為盜乎既寤亟取焚之每小疾必夢僧伽處方服

之輙愈所居湖山並海百井皆鹽夢人指其處鑿之得甘泉皆君誠意所格也建炎改元今上皇帝登寶位凡五上禮部例皆推恩宗人强起之授房州文學調潭州瀏陽縣丞改廸功郎有知君者薦諸朝監嚴州比較務譏察出入吏不能欺郡遣官季點君輙因服待罪衆亦察其廉介不復問務既清整課亦增羨尋轉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岳廟考滿轉右從政郎既而授饒之德興丞其在嚴也郡將尤加禮嘗啖以厚利君曰此非所當得拒

不受未幾為郡者以賄聞至下詔獄坐貶獨君無一毫之汙衆皆歎服某與君雖同里閈崇寧初始識君京師一見氣合其後契濶離合不常每見必歡然道故噫君雖窮老而浩然之氣不少衰議論益剛決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不在吾身則在子孫日夜勵其子為學而沂復嶷然有立能成君之志魁多士取甲科聲名籍甚君喜曰是必大吾門吾志得矣因復丐岳祠從其子宦遊奉養甚適往來江湖間幅巾蕭散怡然自得享年七十

以紹興十年八月癸未卒於其子秀州軍事判官沂之舍即日護其柩以歸士友皆為流涕明年十二月壬申葬本邑翁家湖之原從新卜也君平生未嘗閱佛書死之日沐浴盥櫛神識不亂娶莫氏有賢行能通書史凡君所為固有不近人情者夫人能順適之人尤以為難子男二人長即沂次汾舉進士亦有志操葬有期沂哀經踵門出其友左廸功郎温州州學教授虞仲琳之狀求銘于某某知君能詳追惟雅好不敢以鄙拙為解因

掇拾其大畧如是銘曰　凜志節以希古之人兮既鋭而堅謂功名可立致兮恥沒世而無傳強學疾驅兮人十己千見義必為兮人後己先心專志遂兮樂只丘園雖屈于一時兮白首迍邅其存而不朽兮嗣子之賢蓋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翁湖之濱卜此新阡餘慶流芳子孫緜緜

靖州通判胡公墓誌銘

予自滕再遷瓊瓊守張公仲輿嘗為予言通守靖州胡

公有交游之雅可人也予恨不識其人無幾何廬陵胡
邦衡自廣東遷珠崖道瓊山見予於雙泉則其季也會
張公亦來二人合談靖州之美不容口予益以未獲見
為歉後予再遷儋耳距邦衡不數舍一日邦衡忽書來
告靖州兄篤行文雅君子也今不幸即世世之知者蓋
鮮非公直書恐遂湮没不傳敢以銘請予出涕曰哲人
云亡尚忍言也耶邦衡請不懈益虔遂删取其狀叙而
銘之公諱份字兼美姓胡氏其先自建康家廬陵曾祖

不仕祖諒將仕郎考登臣贈右宣教郎妣歐陽文忠公族朝散郎粲之女公三歲失母字於李氏姑九歲而宣教郎繼室前太夫人之妹儒林郎延壽之女劉丞相沆之外孫公事後母已以孝聞早就外傅能肄胥雅之三長學章句司業李公朴時莅講席門甚高獨與其進藝屢占高等不喜時文文一出已無剽竊每郡試輒伏場屋標望籍舍法行貢壁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年三十八釋褐授臨江軍刑曹明習三尺法多所平反吏

不得舞筆時有以深文賊不辜者鉤得其情刑不濫及吏深刻者折其尾毒力職常最其列以妣憂去官服闋遷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辭曹攝郡幕得憲臺移文取讀之則宜春縣斷牛訟未直也索案一見知其冤蓋富人與貧人子居相直富人久欲其居不與也其牛偶蹊富人之門而攘之牛人無敢言久復放之野牛歸貧人家富人反訟之縣坐以盜貧人訴於州罪之如縣公語吏是不可不直遂歸牛貧人一郡稱

山之神雨隨車至鄙以不聳渠陽士亡幾公招攜以禮
酋爭遣子入學士科對者以內郡禮祖行谿猺獨化翕
然守條死要不相魚刼以公善綏撫乞留郡以聞公曰
吾忍左墳墓久於此乎轉左承議郎代還送者卧轍百
餘里弗忍去還鄉轉左朝奉郎請老童顏秀眉偶感疾
而終實辛未正月辛丑也享年七十娶彭氏前十六年
亡嬪德於公人無退言男四人昌朝昌時苦學早夭昌
時嘗舉進士試禮部昌言昌明能緝父志克肖其為昌

口出於惡焉隱操履純正雖闇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曰中庸謁入無親疎倒履以迎雖少必肅談辯終日無一言忤物慍怒不見辭氣或夷俟則曰我必無禮呼以緩急無在亡辭儉以幅已祭祀潔豐若節春秋必身先之事親盡道閨門睦如親疾藥不嘗不進在視寒煖帶雖夜不解居喪柴毀過禮加等既葬朔望必哭墓雖疾風迅雷大雨雪不避也妣忌日則設外祖妣享之族有不克祀者春秋享焉從叔父子死養叔母

終其身連舉三喪費不貲不靳從弟貧不給周之及卒無子為立嗣喪葬計三十萬鈔於我乎出鄉黨或誤絓憲網冒寒暑求救不得請食不下咽羸枯弱强有害善穉者必痛抑雖要人居間不聽也處庠序朋友疾夙夜藥石弗懈同舍有取已器物者衆詰責請庚之謝無所失取者慙公蒞政通敏為大吏所知有闕員至兼數職簿領山委日披決至夜分為常大吏或摘語對無一謬持官將身廉清所行無頗忌不妄干進當路多平昔同

子之稱其公謝講乃以所援鐵手爐并會正記以付之又有用暉妙生二師者嘗往返叩請暉公嘗曰汝于吾宗必大作佛事矣生公曰汝已成之器尚俯求于我邪自是卷械還鄉謝絶世故人罕知者如是十年而道益進名益顯知之者益衆道俗延住真如靜凝明教三道場靜凝在餘姚上虞兩邑之間雖氣象雄勝而久弗不理破屋數間僧徒不過三五人師至晨夕講論如處廣厦如臨大衆檀施聞名爭為築室廬具像設金碧煥然

學徒雲集率不下千指鐘梵之聲洋洋如也或利其成
辦倚權貴人易置它所師不為動卒亦莫能奪太守徐
敷言命師為臨壇宗主前後若干會翟公汝文治越復
欲以僧職處之師力辭不就大駕駐蹕會稽城内名藍
悉屯兵衛師因謝病歸老姜山講解之暇澆花蒔竹翛
然有物外之趣師雖主戒律而曠達無礙宗說俱通嘗
云戒律即心也戒生定定生慧欲最上乘而不始於戒
律可乎南山有言江南江北求菩提菩提共行不相識

若推原佛心從麤入細特頻漸之異耳師于四大部及
楞嚴楞伽法華等經無不該綜以至起信唯識諸論傳
燈宗鏡祖原諸録並綿絡旨統窮其義趣刋正戒業兩
疏章記尤為精詳平生無長物衣鉢所餘惟賑窮乏療
疾病全活者甚衆所蓄惟鐵磬得之耕夫每以自隨名
衆講習則一鳴之自號鐵磬老人亦以名其堂予觀世
之律師能以禍福語恐動聾俗或創立新奇改更宗旨
變其音聲易其服制流俗翕然和之惟師能守其舊說

勤苦堅忍無一毫作相睦寇竊發師時在靜凝領衆如
故嘗題于梵夾有講鐘賊鼓咫尺安危之語其後敵犯
浙東十餘里間皆敵營也師處之晏然且夢神人告以
賊退之期不失晷刻紹興乙卯秋七月大旱師率衆祈
禱因感微疾即以書告嘗所往來者且謂大衆曰吾將
歸山以是月五日隱几而逝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六
師于姜山若有緣契一日與長老繼椿經行澗谷得院
南平地數畝羣山環繞前直峨眉一峰因列植松栢將

自為窣堵波予為名其堂曰寂照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即因之以葬從遺令也予頃守吳門其徒仲珣俾法嗣狀師行業求文以識諸塔予與師遊久知師為詳乃為銘曰　我聞如來惟說一乘戒為慧本慧以定興曰優波離以持律稱九代末師互相詆辱各資己見正法顛覆爰及南山絕而復續偉哉通公身律心禪護持禁戒久而彌堅慈受忍攝隨分化緣衆方紛紜本扳源塞登壇誓衆會正復出中興毘尼垂範作則姜池

之南年湖之濱石塔巍巍松柏鱗鱗我作銘詩以詒後
人

乾隆御覽之寶